

一首古老世界的挽歌

陈德丰



有彩云之南之称的西南大地,尽管自古以来资源丰饶,却在地理上与中原缺少足够的联通。得益于此,古老的文明依托着自然的屏障,在山川相隔之间贪婪地汲取养分,肆意生长,诞生了自成一脉,得天独厚的人情风物。云南的文明倔强顽强,它的独特与神秘相伴而生,它的美感也源自于此,不可剥夺也不可改变,这或许也是它被雷平阳当作桃花源和乌有乡的原因之一。

身为土生土长的云南人,在雷平阳现今出版的著作里,云南自然而然地占据了绝大部分的篇幅,《白鹭在冰面上站着》也不例外。

置身自然之间,以心眼观物,以至情人文而不落流俗,最见功力。因为那不仅要求作者有着丰沛热忱的情感,更需要在尺寸拿捏上见真章。情感的把握,增之一分则雕琢痕迹过重,显得矫揉造作且匠气十足,减之一分则火候不足,令阅者难免眉头一皱,如鲠在喉。

序言中说雷平阳的以他独特的叙事风格,将其抒情性潜藏在汹涌湍急的行文之下,且保有着巨大的情感吞吐量。事实上,诗人出身的雷平阳,在散文里更是将自己奇伟瑰丽的想象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大段出乎意料的文字,凭空而来且应接不暇。普通人眼中稀松平常的物事,经他之手,竟能峰回路转地勾勒出别样景致,让人不禁拍案叫绝;如《椰子树》里,仅仅凭借和水手的一面之缘,通体五感便仿佛随之出海。之后的

旅行,“我一再地动用了自己的幻觉与幻听”,奇妙的通感,让人仿佛能感受到那片假象中的椰树林真实地存在着。非惟如此,得益于长期的诗歌创作,雷平阳散文中的人与自然的场景虚实结合,打破白纸黑字的禁锢,从纸背下透出生色繁复的画面,让情感有了具象的载体,最终呈现在读者的脑海中,直击心灵。

他的散文里充盈着十足的原始崇拜,这从那些伴随着浪漫主义的鬼神之说里可见一斑。全书不止一次出现了坟墓,白骨这类鬼气森森的意象,灵魂出窍亦是常有之事;架土寨里的香堂人向导、野马山丘里长途行走的采药老人、在荒坟里捕捉蟋蟀而忽然神智失常的远房叔叔,他们都在各自的故事里弄丢了魂魄。巫师、野河山以及传说中的褐煤层里的动物化石成了他们各自的解药,

告慰或解脱了他们的魂灵。

雷平阳用文字描绘出真假难辨的超自然现象,其真正想表达的是传统而古老的文明正遭受着现代文明的冲击。“今夕何夕?非唐非宋,人们脱缰的灵魂比肉体还迷恋物质享受。”时至今日,曾经磅礴的自然力量,不可避免地充斥着钢筋水泥和信息爆炸的现实世界无奈碰撞。这些世俗的,古老的,腐朽的,质朴的气息,在社会的快速演化迭代中跌入了尘埃。鬼神的辖区也在不知不觉间遭受着倾轧,日渐萎靡。连原本南糯山上的傣尼人在每年九月举行的驱鬼仪式,也已经逐渐变为了一种文化象征。

《回乡记》里形形色色面目模糊的故人,和旧日里的景致,无不人物皆非。连试图终结自己生命的可怜人,也不再愿意选择门前充斥废弃物品的肮脏河流作为自己的魂栖之所。年轻时风光一时的老木匠,因为时过境迁而无人问津的手艺,被时代和子女狠狠地抛弃,临死之时却仍不忘褪去衣物,赤条条地赴死。置身红尘易,返璞归真难,雷平阳想传达给我们的不是酸涩苦楚的乡愁,而是对这种变革的无奈,以及对自然和生命的尊重和敬畏。

雷平阳知道它们终将消散,于是用他真假难辨的隐喻架起了文字的滤镜和桥梁,连通起了现实与他以自然之眼所看到的别样世界,好让它们的落幕不至悄无声息,而显得掷地有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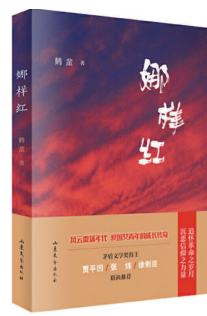
《白鹭在冰面上站着》实际上只是全书其中一篇散文的标题。文章讲述了生产队的老队长利用职务之便,长期霸占自己觊觎已久的姑娘,直至其诞下男婴。姑娘的仰慕者用自己的方式行使了迟到的正义,却也付出代价身陷囹圄。姑娘则嫁给了另一名男子。男婴日渐长大,他的身世带来的原罪,伴随着落后乡村里陈腐的观念和贫瘠的生存环境,令他饱受欺凌与世界的恶意。下雪天里,男孩在遭受一次次的欺侮之后,总能在冰面上看见一只伸长脖子静静站立的白鹭。只有在这个片段里,所有的纷争和疼痛都在它的凝望下得以被短暂忘却。

当所有的一切归于寂静,我们兴许更加精确地懂得,现代文明对原始力量摧枯拉朽的冲击无法终止,我们也终究也同样无能为力。《白鹭在冰面上站着》全书是对古老世界的一首挽歌,雷平阳并不奢求所有的阅读者都是上帝的特选子民,能够透彻地体悟他从遥远的洞窟中发出的声音,只是他对这片土壤的爱早已融入骨髓,本能而发罢了。

尽管这首挽歌如同那只站在冰面上旁观的白鹭,纵有千般思索乃至留恋,却终将振翅而去。

来自彩云之南深处魂灵的呐喊不会停歇,这首挽歌,也许会像褐煤层里的龙骨,在土壤里镌刻下隽永的记忆,不可磨灭。

《白鹭在冰面上站着》雷平阳/著,译林出版社)



在着在情节的推进中穿插着人物心理描写的现象,可以说在小说中人物心理与情节是共存共在、共生共进的一种关系。

作为一种新历史小说,《那样红》可以说是对向内转的承接,这种向内转就是回到人物内心,以人物的内心感觉和体验来推动情节的进展。这样的向内转,无论是革命者还是非革命者都有表露自己心理的机会,通过这些人物的心理来加深对人物的理解,也成为认识小说人物的一条通道。有了这条通道就区别开了那些单纯以故事情节吸引人的通俗小说,使小说更有艺术含量。仅在心理叙事层面来看,鹤蜚的《那样红》已经与单纯的谍战小说拉开了档次,更具备了文学作品所应有的高品质,也为新历史小说转向人物心理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文本。

《那样红》鹤蜚/著,山东文艺出版社)

历史中的女革命者

赵宪臣

最初的写作动机,女作家鹤蜚就是想把故事置于大连革命史中,来揭示大连地下党的活动,并突出在过往革命岁月里曾真实出现的人物。但写到后来,这部以《那样红》为书名的长篇小说却越过了作家原来的设想,而具有了聚焦人物成长与命运流变的意味。

革命史的书写从总体来说,也是历史书写的一部分,只不过革命史的书写,有着更为鲜明的革命活动色彩。在鹤蜚的小说中,历史是与谍战相交织的,只不过相对于那些纯正的谍战小说,《那样红》在谍战的书写上并没有重点经营,小说所着力聚焦的更多是革命者在困境中的成长,是深入人物的心理之中,探寻着革命者的成长轨迹。

在历史与谍战的交织中写人,这可能是鹤蜚有意识地写出个人理想化小说的一种努力,这种努力的结果就是在她的小说中,历史与谍战的情节让位于人物的成长。虽然小说披上了谍战的外衣,但那个裹着外衣的人是如何从一个普通女性成长为一个合格且出色的革

命者过程却是小说要竭力展示的。就写人物来说,鹤蜚是真正地进入了人物的内心和情感,构建了一个革命者的精神图谱,并在与其他人物的关系中展现了命运的流变,以及人性的不确定性。

虽然有着对革命的信仰,但作家在写到安娜这个革命者的成长时,并没有把她设定为一个完美的革命者,而是深入到她的心理之中,写出了她在被迫杀中也有惊恐不安,也在获悉夏贺功牺牲后,有过还革不革命的犹豫。在个人情感上,安娜也有着自己情感的丰富性,面对追求者也有迷失和心动的时候。正是在小说把革命者还原为一个有血有肉的常人这一点上,与新历史小说达成了默契,把《那样红》归入新历史小说也并非无中生有,也有着清晰的路径可寻。曾经的传统革命历史书写回避正面人物的微小缺点和不良心理动机,哪怕是稍有显露都不被允许,过度地拔高人物一度在革命历史小说中极为盛行。但鹤蜚的革命历史书写表明,人物自身的多面性和矛盾性在一

个革命者成长道路上是客观存在,也并不影响革命者在化解自身不良情绪干扰后,向着理想的目标挺进,反而会更能体现出人物的历史真实。

如果说在书写革命者的成长方面鹤蜚的《那样红》付出了相当大笔墨,那么在涉及小说其他人物的命运流变方面作家也并没有掉以轻心,也在精心地塑造小说的其他人物,这些其他人物包括安娜的表妹唐娟以及丈夫夏贺功。小说就是在两个女性所选择的道路的对立中来写人物,这两个女性一个选择走上革命道路,一个则极具偶然性地走上了与革命敌对的营垒。走上革命道路的安娜完成了自身的成长,走向敌对营垒的唐娟却在命运的流变中最终滑向了堕落和毁灭。

《那样红》在叙事上的最大特色是呈现出了心理叙事与故事情节并进的态势。鹤蜚的写作在人物心理与小说叙事之间有着紧密的关联,这种关联甚至决定着小说的情节走向,小说的许多情节都是在人物的心理中呈现,也存

从上世纪中叶走来的人,大约都看过一些与知青相关的作品。若干年过去,写的写累了,看的也看累了,于是偃旗息鼓,一时宁静,也应了清人诗句:“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最近看了小说《走出白桦林》,并重温作者的前两部作品,又一次提及“知青的灵魂”,很有感触。

白桦林是知青插队的小村。作者已写过《遥远的白桦林》《远去的白桦林》两部长篇,有很深的“知青情节”。前一部长篇,写的是上海年轻人远赴东北乡村,开启各自人生;后一部写的,则是承载了第一波坎坷的他们,回城后如何拼搏挣扎。诸君可想,“60后”现在都年近花甲,而知青大多是“40后”“50后”,时至今日,谁又不是白发满头、一身风霜!

于是探讨灵魂及归宿,确已是这代人的重要话题了。我也是一介知青,知道有些好强了一辈子的同龄人,一旦退出主流,淡出社会,往往心神不宁;而那些生活艰辛的老知青,退休回家后更是身心疲惫、满目茫然。他们从来不问,却人在在想:知青灵魂何处安放?

知青的灵魂是什么?我与“白桦林”三部曲作者、上海作家王雅萍有过一次笔谈。

她说,广义上说,知青的灵魂是真善美,但更聚焦于一个“真”字。可以说,知青对“真”渴望最深,求真成了他们的灵魂追求。

然而现实生活中,他们的灵魂总是在真与假的碰撞中无处安放,他们的青春总是在“悔与无悔”的煎熬中备受争议。那种纠结,在她最近这部《走出白桦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知青们早就走出白桦林、回到城里,但他们的伤和痛留在那里;他们一次次地回访白桦林,其实质有似于乞灵“精神故乡”,抚摸伤痛,祭别青春。

这次出人意料的是,作者用的是科幻小说的构思与笔法,完成这部《走出白桦林》。二十多万字的叙事,为知青灵魂设想了一个新去处。已经有读者解读:这部长篇在艺术表现上的创新,是要我们超越历史,站在未来的高度上,审视“白桦林”那一代知青的灵魂;这灵魂通过科学幻想,飘离俗世、走向宇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追求与释然,也是一种心神会的超脱。

作者面壁十年,以“白桦林”为青春圣像,呕心沥血,写了三部长篇,殊可敬佩。尤其难得的是,这第三部长篇一改传统,以宇宙为舞台,以灵魂为主角,以幻想为路径,以星球为家园,大开大合,大起大落,读来十分引人入胜。作者与作品中的主人公一样,抛却束缚,了无羁绊,思接千载,笔通万里,为知青的灵魂擘画了一个宏阔瑰丽的世界。那里,虽然时间以光年来计算,舟车以飞船来替代,但依然有着光明与卑鄙的较量、道义与虚伪的斗争,依然有着惊心动魄的阴谋,有感天动地的爱情……

从白桦林里走出的灵魂,飘落此地,应为欣慰。

《走出白桦林》王雅萍/著,上海文艺出版社)

走出白桦林的灵魂

彭瑞高